

明月出天山 文物话丝路

杨晓姝



汉·带柄铜镜



唐·蓝琉璃瓶



元·长颈香水瓶



清·铜执壶

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”李白笔下的壮阔天山，近日在山西博物院与观众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文明对话。由山西博物院与阜康市博物馆联合打造的“明月出天山——阜康市丝路文物展”，近180件（组）文物从天山北麓来到汾河之畔，铺展开天山北麓6000年的文明长卷，再现阜康作为丝路北道枢纽的历史变迁与各民族交融共生图景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背靠博格达峰，毗邻天池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必经驿站。此次展览精心设置三大单元，循着历史时序，缓缓诉说这片土地的数千年过往。

步入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“苍琅启古·瑶池初曦”单元，时光瞬间回溯至文明萌芽的悠远岁月。阜康细石器沿用周期漫长，从石器时代延续至后世，距今约三千年的细石器为开篇核心展品，形制简约，却藏着先民生存的智慧。古人就地取用天山硅质岩，剥离出轻薄锐利的石刃嵌于骨柄，打造出适配狩猎、采集的器具，勾勒出早期先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图景。

一旁展柜各式古陶韵味悠长，阜康出土的单耳红陶罐、带流陶壶分属东周、战国至西汉时期，器型融合吐鲁番苏贝希文化与甘青彩陶工艺，见证早期西域与河西走廊的文化交融。展区春秋战国成套青铜器物同样值得品读，环首铜刀、青铜箭簇贴合游牧生活需求，结合本地古矿冶遗存，完整勾勒出中原冶铸技艺向西流传的清晰脉络。

沿着展线缓步向前，便来到“瀚海通衢·丝路来朝”单元，一派雄浑开阔的汉唐丝路气象扑面而来。西汉置西域都护府，唐设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广袤地域，阜康作为丝路新北道重要驿镇的历史地位，在一件件文物中清晰显现。

展柜之中，中原样式的铁环首刀、青铜甲片、车马构件整齐排布，锻造技艺和中原内地如出一辙，是历代中央王朝驻守边陲、安稳治理西域最直观的实物见证。出土于车师后国故地（今阜康一带）的铜釜、陶罐形制轻巧，契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；漆耳杯、铜匜、青铜带钩复刻了中原宴饮礼仪与服饰审美，足见中原的生活风俗早已深深浸润西域百姓的日常。

本单元最引人驻足的展品，是一面唐代海兽葡萄纹铜镜。葡萄、海兽这类源自西域的纹饰，与中式传统纹样浑然相融。展厅中还有不少独具丝路特色的文物：同时铸有汉文、佉卢文两种文字的和田马钱，带有地中海艺术风格的带柄铜镜，承袭波斯工艺的蓝色螺旋纹琉璃瓶，镌刻下丝路古道商贸往来的鲜活痕迹，以及欧亚文明的互通互鉴。

六运古城遗址出土的建筑陶瓦残片，器型、烧制工艺均严格遵循中原官式营造规范，真切印证了唐王朝对天山北麓长久稳固的管辖。

走到展厅深处，便进入“古道绵延·千年长宁”单元，一幅宋元至明清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缓缓铺开。宋元时期，中原白瓷与西域陶壶、青铜香水瓶并置陈列，直观呈现彼时朝贡贸易、民间物资往来绵延不绝。

元代开辟太和岭（今山西大同）通往别失八里（北庭）的官方驿道，架起连通三晋与北疆的交通脉络。柜中陈列的驿站铜印、日用铜炊具、小型铜佛造像，展现了当年商旅通行、驿站治理，以及多元民间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风貌。

展厅明清展区，印刻着晋地与西域商贸交融的鲜活印记。元代驿道打通晋疆万里通道，为后世万里茶道的兴盛埋下根基。清代大批晋商远赴阜康，落脚经营、广通商路。藤编保温筴搭配成套瓷茶具，映照当年茶叶贸易的兴盛；一组清代铜执壶出自西域匠人之手，承袭本土经典壶型，又融入中原锻錘技艺，是各族烹煮、盛放奶茶的日常用具，娓娓道出晋商扎根边疆、各族和睦共处的漫漫岁月。阜康尚存山陕会馆原址遗存，是晋疆商贸互通、文脉共生的恒久见证。

千载丝路，物证如山。这场展览是对历史的回望，亦是对交融与共生的时代礼赞。不妨走进场馆，亲身赴一场跨越山河的丝路文明之约。

来到晋祠，顺着朝阳洞高耸的石阶缓步向上，往北望去，一块墨色石匾悬于长方形石洞门楣之上，匾上写着“云陶”二字，落款为“侨黄真山书”。

这里便是晋祠著名的“云陶洞”，又名“朝阳别一洞”“茶烟洞”，是明末清初傅山先生隐居修身、坚守气节的场所，其不屈风骨为千年晋祠注入了厚重的家国底色。

云陶洞依山凿筑，形制古朴开阔，相传最早为古时乡民躲避兵祸战乱所凿。最初洞体纵深极长，连通山腹，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后，土石淤积，洞道渐被堵塞。如今留存的石洞高约4米，纵深30余米，洞体朝西北方向延伸，洞内宽敞通透、朴素古雅，隔绝了外界喧嚣。

云陶洞的得名，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是取自唐代诗人崔曙“三晋云山皆北向，陶然共醉菊花杯”的诗句，寄寓超然物外、恬淡安然的处世心境；另一说认为“陶”字在此应读“窑”，取自《诗经·绵》中“陶复陶穴，未有家室”，寓意石洞是隐于云山之间的清幽居所，暗合道家洞天福地之意。无论何种解释，这“云陶”二字，都平添了几分隔绝尘嚣、飘然世外的隐逸之气。

洞内南壁天然巨石上，亦刻有傅山亲笔题写的“云陶”二字，笔力遒劲，气韵高古飘逸。

清顺治三年（1646）至顺治十年（1653），历经家国变故的傅山，在晋祠云陶洞隐居长达八年。隐居此间，他寄情山水，白日观山望月、静悟本心，深夜潜心著述、深耕学问。清幽的晋祠山水，抚平了他心中的壮志难酬，也成就了他诸多传世笔墨与学术佳作。至今，在靠近洞口的北侧，还能看到一小巧浅窟，内置石榻，形制简约素净，正是当年傅山先生隐居时静坐、修身之处。

云陶洞亦名“茶烟洞”，是晋祠内八景之一“石洞茶烟”的出处。原来，傅山先生在此隐居期间，一众名士诸如顾炎武、朱彝尊、阎若璩、阎尔梅，纷纷来晋祠拜访他。友人相聚之时，热情好客的傅山先生必生火煮茶，招待友人。石洞之内茶香袅袅、烟雾氤氲，他们或抒家国情怀，或研文脉典籍，袅袅茶烟萦绕洞内。“石洞茶烟”也由此成为晋祠经典景致之一。

云陶洞口至今留存傅山手书楹联：“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，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。”其联首嵌“日”“月”合而为“明”，联末“珠明”谐音朱明王朝。表面写山水云月，实则寄托了深沉的故国之思与激愤的抗争之心。傅山曾作《宿云陶洞诗》，开篇写道“雾柳霾花老眼憎，云陶稳睡拨鸡鸣”，寻常春色在他眼中只剩满心厌憎，唯有藏身云陶石洞，方能安眠，待到鸡鸣破晓，独对空山消解胸中亡国之悲。

云陶洞既有山水自然的清幽之美，又因傅山曾在此隐居修身，而成为文人志士家国大义的象征。千年岁月流转，曾经茶烟袅袅、品茗论道的雅事早已消散，但石洞依旧，它静静伫立在晋祠山水之间，让后世之人一洞清幽中，读懂傅山身处乱世不肯折腰的民族气节，读懂他至死未凉的故国丹心。



云陶洞（资料图）

傅山与晋祠云陶洞

程杰珍